

得到 Rene Willdorff 的邮箱,我就写信去问他,是在什么时候创办的黄包车网站(The Rickshaw)、为什么叫黄包车。

Rene 毕竟老了吧,在回信中,他只是说:很多年前,我被互联网世界的巨大潜力震撼。“上海犹太人”这个社群需要分享故事和老照片,我对这个很感兴趣。好些网站设计公司答应提供帮助,微软的 FrontPage 让黄包车网站上了线。

为什么叫黄包车?也许,“上海犹太人”的故事已经给出了答案——在上海虹口出生的约瑟夫,有个当黄包车夫的中国邻居。每天收工后,邻居都把小约瑟夫和自家孩子一起抱进车里,拉去马路上兜风。想象一下吧,旧上海的马路上,一辆黄包车,拉着中犹两小孩,一路撒下稚嫩的欢声笑语!1949年,5岁的约瑟夫离别上海,带走的玩具正是一辆竹制的小黄包车。

犹太人在上海避难那些年,打交道最多的普通市民,大概就是黄包车夫了。所以,在好些“上海犹太人”的回忆中,都有黄包车,一些犹太人还是跟黄包车夫零星学的上海话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犹太人不愧为犹太人,做生意的聪明头脑是遗传的吧。在“上海犹太人”里,就有个13岁小孩 Jerry Moses,发现了住在浦江饭店的美国水兵和士兵对黄包车的需求,竟然与一个中国大小孩合伙,做起黄包车生意来。他负责找到客户、做翻译、收钱,搭档负责拉黄包车、送客人去南京路。在捐赠给

“黄包车”拉到今天

潘真

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老照片上, Jerry 记录了这桩少年“伟业”。虽然“我俩看上去很饿,不仅仅是看上去,而是真的很饿”,但可以想见每天收工后两人分钱分得不亦乐乎。

黄包车、黄包车,黄包车是“上海犹太人”艰难岁月里的一抹亮色啊,照亮了、温暖了他们的人生。

Rene 是1939年从柏林跟着父母来到上海的。家境贫寒,所以只能住在平民聚居的虹口。钱用光了,再搬到“隔都”。

1942年,父亲生病去世,他和母亲在半饥饿状态中相依为命。他回忆说,中国人和气、善意,从来不打扰我们,不管我们是西方人还是犹太人。

犹太难民离开上海后,被命运之舟带去地球的不同地方。有犹太人居住的国家和地区都建立起“上海犹太人”的联谊会,洛杉矶的“上海联谊会”还

出版了刊物《虹口记事》。“上海犹太人”撰写的回忆录和研究专著陆续出版,被带回上海……

感谢互联网!新媒体,使尘封的往事有了装载平台,使星散于世界各地的“上海犹太人”隔空相聚。1980年,黄包车网站组织了线下聚会,有1000人参加。1994年,第一次在上海小规模聚会。到2006年第二次回上海前,已在中国以外聚会九次。

1994年4月,上海虹口,霍山路上小小的、宁静的霍山公园,忽然人头攒动,中国人、外国人,在彩旗、气球点缀的节日气氛中,笑意盈盈。原来,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、虹口区人民政府等发起了“94犹太人重聚上海活动”。来自美国、以色列、英国、法国、奥地利等的60多位犹太朋友,应邀回到上海,重温旧梦。活动的高潮是,出席纪念

“二战”时犹太难民在虹口区居留历史的纪念碑揭幕仪式。镶在灰色花岗岩中的黑色大理石碑,用中文、英文和希伯来文镌刻着: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迫害来到上海。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‘无国籍’为由设立隔离区,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。此区域西起公平路,东止通北路,南起惠民路,北至周家嘴路。”

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在2003年8月,举办过一场“流亡上海”展览会,展览期间还专门安排报告会,介绍“二战”时犹太人流亡上海的那段历史。活动发起者,一位1939年出生于上海的退休犹太教师,自豪地说自己是“上海犹太人”,见到来自中国的客人则干脆自称“上海人”。

再回上海是2006年4月,参加“上海犹太人重聚上海——全球犹太名流



在虹口区居留历史的纪念碑揭幕仪式。



代表团访问虹口”。岁月不居,聚会出席的人数肯定是一次少于一次。但那次,到了120多位,因为很多人带来了第二代、第三代甚至第四代。还是在霍山公园,《辛德勒的名单》音乐声中,近百人的全球上海犹太难民代表团与老邻居相拥而泣,然后联手签名支持虹口“犹太历史风貌区”申报联合国“战争遗产”项目。

Rene 也带着晚辈回上海,“我的孩子们喜欢这种经历,他们发誓有一天会带着孙子辈回来。”乘出租车到虹口,寻到唐山路、大连路口与父母、姐妹住了八年的地方(房子已经消失了),经过以前每天风雨无阻走25分钟买午饭的地方,一路走一路回忆,几乎穿越时空回到那时候,他说“走了一趟深情之旅”。

上海再聚之后,黄包车网站又组织过一次加勒比邮轮聚会。海上,夕阳沉醉,有位老太太情不自禁坐到钢琴前,一串音符从指间流出。人们暂停交谈,三三两两围拢到钢琴前,跟着旋律哼唱:“玫瑰玫瑰我爱你,心的誓约,新的情意……”时光倒流至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……

“黄包车”从上海当年一直拉到今天,虽然老迈,但还在悠悠地拉下去……

羊沟·杨沟·阳沟·阴沟

司享

据五代马竊撰写的《中华古今注·长安御沟》考证,长安宫的围墙四周设有御沟,它一方面是引终南山的水从宫内过,另一方面因山羊喜欢将其尖硬的双角来顶撞围墙,以御沟隔开,亦有保护宫墙的作用,称为“羊沟”。因沟上种植高大的杨树,此沟亦被称为“杨沟”。

御沟上没有覆土,暴露于阳光下,后人亦有称其为“阳沟”的;相对而言,有土覆盖埋于较深处的排水沟则称为“阴沟”。



萨尔斯堡

(速写)

汪家芳

我从小喜欢下象棋,得空便同小伙伴们摆开棋局厮杀;有时大人找我下棋时,也能侥幸赢上几盘。爱去棋摊边看大人下棋,上俱乐部和工人文化宫观看大象棋表演,也买过一些棋书进行过研究。终因天资愚钝,几十年来棋艺进步不大。这项活动具有益智、静心和简单易行等特点,长期以来一直深受人们喜爱。当年夏夜纳凉时,拿一张方凳到路灯下铺开棋纸,两人坐在小板凳上对弈,四周围着一群旁观者,七嘴八舌

替对弈的双方做参谋,是我们小时候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因为喜欢下棋,我结识了不少棋友。弄堂里一位患有腿疾、擅长法语的邻居常邀我到他的家里去跟他下棋,我也借此机会向他学习一些法语,很可惜因为当时的生活不太稳定,没能坚持下去。另一位是后来在工作单位认识的同事,有时我们也经常切磋切磋。这两人都年长于我,棋风棋艺不错,跟我也谈得来。读中学时,我和其他三位同学成了棋友。因为家和学校有一段距离,我们都带饭到学校吃。吃完饭后,便在课桌

上开始下棋。两个人下,另外两个人在旁边看,指指点点地帮着出主意。胜者留在原位,输者被换下来由另一人接替,彼此进行车轮大战。兴犹未尽时,放学后再接着下。不久之

以棋会友

邵祖新

后,一位姓张的同学看到我们这样热闹也凑了过来。这位同学的棋艺十分了得,即便我们四个人一起上阵,集思广益,也不见得是他的对手。从旁人口中得知,原来他曾获得过中国

进入8月下旬,不少“准大学生”们都开始收拾行囊,准备踏进高校校门,开始全新的生活。而每到这时,不少新生家长都要送孩子到学校,于是,有的高校门口车排起了长龙;有的高校周边酒店、旅行社住满后,一些家长干脆在学校操场“安营扎寨”……

客观上,现在的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,由于学习紧张,没有独自外出过。孩子上大学往往是第一次出门,家长不放心。但更应看到的是,孩子总要长大,总要独立生活。高校生活是孩子离开父母走向独立的第一步,不妨让孩子独立去学校报到。

应当看到,孩子上大学绝大多数都已成年,家长应该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孩子。作为一个成年人,独立生活是成长、成熟的必经之路。

事实上,家长不必太担心,一般大学开学期间,在汽车站、火车站,校方都会安排老生接新生活动。到学校,也有老生对新生进行帮助指导。如果家长将学生送到学校,无形中增加了学校交通、接待等方面的压力。

要想孩子独立,就不能一味地用自己的翅膀去庇护,放开手,放宽心,让孩子自己闯一闯。不论学校近还是远,都要让孩子勇敢地去接触陌生的世界。一句祝福,鼓励孩子一个人走,让孩子独立地面对生活。惟如此,在未来充满荆棘的人生路上,才能懂得勇敢、不退缩,才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

象棋的长宁区少年冠军。真是天外有天,人外有人,拜过师,学过艺,专业出身的人毕竟不同凡响。这段中学时代的少年乐事始终留在我的脑海中。

走出校门几十年后,我曾巧遇过一次张姓同学,他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单位上班,于是上门找他去请教过几盘棋。岁月荏苒,这件事说来竟也十多年过去,不知他现在生活得怎样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读大学,跟同一专业的老周、学经济学的老夏和学俄语的老傅也成了棋友。四个人经常在寝室里摆开棋局,老傅是高校队的,技艺显然略胜一筹,其余三人实力相当。

登上从盐湖城出发的旅游大巴,开始了黄石公园的七日游。

55座的大巴,已座无虚席,美籍华人导游大刘腾出他的“移动讲坛”一侧,让我与他同座。于是有幸成了他为我“私人订制”的“故事会”听众,六七天的长途颠簸,在面向众人讲解之余,为我讲了一个又一个游客的奇闻轶事。

听说我是上海人,所以讲述的重点便是上海游客里的奇葩人奇事,诸如在宾馆里被蚊子咬了之后张口索赔1万美元的上海爷叔啦,一上车就宣称不喜欢与中国人同座不爱说中国话的上海小伙啦,为省钱4个女人住一个标准间挤两张单人床却去投诉导游的上海小姐啦……让我为阿拉老乡时而汗颜,时而莞尔。当然,大刘再三说当导游十多年来发现绝大多数上海游客有教养素质高。呵呵,蛮辩证法啊!

终于有一天,他忍不住讲了一个令他耿耿于怀、愤懑至今的往事。

某年某月某日,他临时接到一个特别任务:驾车去旧金山机场接一个公务团。航班上午8点15分抵达,鉴于需办理出境手续、提取行李,按惯例9点钟到机场也不迟,但他8点40分就到了。出口处有人见了他手中的纸牌,前来自报家门,孰料劈头就责怪他来晚了,他刚想解释,对方竟唾沫飞溅地嚷嚷道:“你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?我们是坐头等舱来的!”大刘火起来,反唇相讥:“坐头等舱又怎么样呢?况且看你们这副样子也不像是坐头等舱的人!”

此时,“主角”现身。大刘给我模仿

了当时此人的模样:背着手,昂着头,颐指气使,面孔铁板:“哼,来晚了,就是要好好批评批评!”随从忙不迭地介绍,这是他们的领导,并给出一名片。大刘一看,名片上写着“xx检测中心”的一个领导职务。

大刘驾车驶出机场,送一行人去参加一个研讨会。随从问他:你会翻译吗?大刘冷言以对:会翻译又怎么样?答曰:会上请你帮我们翻译,我们会付钱。大刘反问道:你们听不懂英语,来开什么会?众人发着,收声缄默。来到会场,进去坐了十几分钟,便集体告退,遂前往渔人码头午餐。进得一家饭店,一行人请大刘帮着点菜。大刘刚拿起菜谱,那头儿就扔出话来:“拣最贵的点!”大刘气不打一处来:你们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显摆的?知道你们是花公款来的,你们不心疼,我还心疼呢!我不会点什么最贵的,你们自己去点吧!结果,那四五个人点了满满一桌,吃剩一大半!饭店老板悄悄地向大刘:这些人干什么的?大刘没好气地说,谁知道,只知道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!

旧金山之行告终,大刘将他们送回机场。临别前,同行的一个女青年递过几张美钞,说是给大刘的小费。大刘毅然摆手拒之,喝道:“谁要你们的臭钱!”

这时,美国导游讲的“故事”讲完了,郁闷的我还在走神。这“故事”才“故”去并不久远啊,“检测中心”肆意挥霍公款的人后来被“检测”被“修理”过了吗?诸如类似的“故事”还会刷新,演绎“升级版”么?



吕怡然

今晚灯谜

吴伟忠 不再提问 (二字股市用语) 昨日谜面:为大众做慈善(近代作家) 谜底:施济群

“V”字手势的由来

周兆钢

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,不少媒体都对“二战”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发明的象征胜利的“V”字手势的由来做了详细的记载。著名主持人叶惠贤4月11日在一档娱乐节目中介绍了象征胜利的“V”字手势的由来: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地下掩蔽部里举行记者招待会,此时突然警报声大作,丘吉尔闻声举起右手,将食指和中指同时按住作战图上两个德国城市,并大声对记者们说:“请相信,我们会反击的。”这时一名记者发问:“首相先生,有把握吗?”丘吉尔转过身,将按在地面上的两指指向天花板,情绪激动地大声回答:“一定胜利!”丘吉尔这一镇定威严的举止,刊登在第二天的各大报纸上。从此这一手势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了。英国首相丘吉尔高高举起的“V”字,鼓舞了英国民心,鼓舞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必胜信心,哪怕再艰难都会高呼一定胜利!

实际上,这个象征胜利的V字手势并不是丘吉尔发明的。事情的起源还得追溯到600年前那场著名的英法“阿金库尔战役”。

阿金库尔战役前,英法两国由于诺曼底领土纠纷及王位继承等问题,以及打打和和地进行了百年战争。当时战场上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弓箭和宝剑。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艰苦战斗之后,英国的作战部队只剩下了5900人(900位徒步骑士和5000位长弓手),而法国却有36000人(7000位弓箭手,剩余额大多数为贵族和骑士)。在人数上英国完全处于劣势,所以它希望通过谈判来讲和。可惜遭到法国的拒绝。高傲的法国贵族鄙视英国弓箭手的卑微,并放出狠话来:我们要把这些英国农民的食指和中指切下来,让他们永远没法用弓!

1415年10月24日,历史上一场以少战多、以弓箭(箭)胜骑(士)的阿金库尔著名战役打响了。仗打得异常残酷,但最终英国军队却取得了胜利。此时英国人得意洋洋地伸出右手的两根手指,向法国的贵族老爷们炫耀:不是想砍我手指么,这下傻了吧!至此,代表胜利的V字手势由此产生了。

而且,英文“胜利”的单词Victory与法文“胜利”的单词Victoire的字首都是V(这个单词起源于拉丁语),这也是V字手势与“胜利”相联系的原因之一。尽管对于V字手势起源有多种说法,但不管怎样,在全世界,无论何种族,何种信仰,上至达官贵人,下至平民百姓,都知道用V这个手势来表示胜利。在这一点上,可以说丘吉尔功不可没。



七夕会 赏心乐事